

买汰烧一条龙操作完毕,把疲惫的躯体安放在摇椅上,准备刷一集《都是她的错》,就在那个不早不晚的当口,女儿揪着羊绒衫的下摆走到我身边:“妈妈,羊绒衫又破洞了。”

“不要再戳了。”看着那三个米粒一样的不规则破洞,我提醒女儿。不是第一次了,洗好的羊绒衫第二年穿的时候,总会惊现几个“伤口”。羊绒衫可真够“脆弱”的。到底是谁的错?去请教豆包。豆包告诉我:90%不是放坏的,头号元凶是虫蛀,二号原因是储存不当,三号原因是纤维老化。还出招说,小破洞能救——找专业羊绒衫织补店,还特意注明上海很多老小区附近就有;大破洞止损,改造成围巾、手套等。

豆包当我的生活导师绰绰有余。有了好老师,我就能当个好学生。既然小洞能救,那与其出门寻店不如我亲自出手——小时候缝沙包缝暖手筒缝娃娃缝万物练就的童子功还在。我翻出了长久未用的针线包,找出最接近羊绒衫颜色的线,再把废弃的蕾丝剪一块打底,就着看书的台灯开始穿针引线。针线起落,也把我拉回到那个手工年代。那时,全家人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做的,包括冬靴夏鞋。刻印在脑海中的一个场景就是母亲大年三十还

在做新衣。过年对我们小孩子而言,意味着大年初一穿上新衣,从头到脚簇新一团,个个像年画上走下来的福娃。最厉害的是纯手工棉袄,从底到帮针针手缝,为防潮再刷上一层桐油,走起路来当当响。后来家里买了一台缝纫机,“御用裁缝”沉迷缝纫机不能自拔,做出来的衣服品质愈发上乘。那时已进入买成衣时代,但买的不如做的。记得我刚工作不久,母亲做了一件墨绿色的棉服,对襟,盘扣,做工吊打买成衣。那绿色好看极了,是深潭水一样静谧的绿,穿上它不由自主就会静下来。母亲的绣工也是一绝,我女儿出生的时候,她特地做了两双虎头鞋,缎面的底布上一针一线绣着彩色的老虎,眼睛像铜铃,嘴巴像吞金兽,正合女儿的生肖。这两双虎头鞋我像艺术品一样珍藏着,对于没

了金銀财宝传家的工薪阶层来说,待这种蕴含民俗文化意义的手工艺品绝迹后,说不定还可以充当传家宝呢。

作为文字工作者,时常伏案,颈椎病老早就缠上了我,到后来连带帽的卫衣都不大能穿,只有轻软的衣服才不会给脖子施压,我于是爱上了羊绒衫,也爱上了老棉服。有一天突发奇想,不知母亲可否

发现自己的“朋友圈”里少了很多朋友,少了很多接地气的闪着思想和情趣光芒的日常分享,我不禁想,到底发生了什么?可能许多人和我一样,在发朋友圈之前会犹豫,甚至会有一种隐隐的“羞耻感”,本来照片和文案都准备好了,却迟迟不敢点“发表”二字。心中的顾虑越积越多:怕别人笑话自己幼稚、矫情,怕暴露自己的生活轨迹,怕别人以为是炫耀或者暗示,怕有人对号入座,怕无人点赞,受了冷落,怕不良情绪引来过度关心,怕……还是算了吧。

这些顾虑阻碍我们的表达。表达:向外界输出信息,将内心的想法通过某种途径让外界知晓;表达欲:人的基本欲望之一,个性及生命力的表现。饿了,困了,欢

还能为我做一件老棉服?于是打电话给母亲。她老人家静默一下,说:“手指痛,好久不做衣服了。”这两年,我的手指也开始疼痛,可却不知年长我二十二年的母亲也是如此。我常年在外面,记忆中的母亲,永远都是美丽强悍的中年,是跟我赛跑扬言抓住

就要打我一顿的虎妈,是目送我远去学堂直到彼此望不见的慈母;记忆深处最生动的画面,是她将花团锦簇的被子铺到地面上一行一行地缝,我避着针线在被面上翻滚的金子般的时刻。在我心里,母亲永远是那个遇山开山、见蛇抓蛇的“女魔头”,一刻都不曾把她和老年女性联系起来,即便无意窥见了她衰败的



我国闽浙地区及台湾地区的突变谱系明显不同。这提示我们:即便同处东亚,不同人群之间的遗传背景仍存在清晰的分化。带着强烈的学术好奇心,我进一步查阅了台湾学者关于该位点的研究成果。研究发现,该突变并非近期产生,而是可以追溯至800多年前中国大陆祖先人群中的一次新发突变,随后随着人口迁徙与族群繁衍,在闽浙东南沿海及台湾地区逐渐聚集并延续至今。

当我系统检索这些研究文献与遗传数据时,内心产生了一种超越医学本身的震撼与感悟。将我们紧密捆绑在一起的,不仅仅是语言、文化或生活方式,更是我们身体中流淌的血液、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基因密码。无论你使用何种语言,身处何地,这种血脉的联系,都是无法割裂、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。从医学的角度看,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、相似的遗传特征,甚至会罹患相同的罕见疾病。这并非抽象的情感概念,而是可以被分子生物学、遗传学和临床医学反复验证的科学事实。基因不会说谎,血缘无法被切割。



# 夜光杯

喜与忧伤,这些都是最基础的表达。表达欲是人的本能,哪怕你是一个人生活,哪怕是生活在深山老林,也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。



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强调“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”,即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多说,而那些喜欢多说的人往往缺乏真正的智慧。老子认为过多的言语可能会导致错误和误解,但这并不代表一字不提,一句不说,否则,世上怎会有《道德经》?那些所谓的教你成功教你做人的短视频常常会这样说

的“金玉良言”:谨言慎行,克制自己的表达欲,是成年人最清醒的活法。真的是这样吗?在沉默、防备、不屑中伪装,把本来就

蛛丝马迹,我也假装看不见,就算亲眼看到她白发胜雪,我也说服自己那是岁月的加冕,只要她有一天依旧声震屋瓦,我就当她依然无病无灾永在盛年。是一种自我催眠吧,哄骗自己母亲与衰老还隔着一大河的距离。那天,补救好女儿羊绒衫的破洞后,我对着晚灯举起来端详了一下,就像母亲当年那样。童子功就是童子功,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缝线痕迹。针线活就跟游泳、骑自行车一样属于“技术”范畴,会了可保终生。我长双手从写字进化到打字,很少再碰针线,但遇上“脆弱”的羊绒衫,这个技术可不就派上用场了嘛。女儿鉴定了我的劳动成果之后,惊奇地睁大眼睛:“哇哦,妈妈真厉害呀。我长大了要去法国服装学院!”年轻就是敢想,以为我补个羊绒衫,依便可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。法国服装学院?那可是出了老佛爷这种杰出校友的顶尖艺术学院啊。我哑然一笑,摸出手机,妹妹的短信跳了出来:“妈腿疼的事,我咨询了一下,说是动手术才能彻底根除,我跟妈商量了,她说才不受那个罪。我没有主意了。”我内心恻然。我也没有主意呀!但我知

## 纸上生命

屠功明 花鸟画的演变和发展,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甲骨文及玉石雕刻上就有了龙凤鸟蝉等。春秋战国时期,就出现了彩陶鱼虫鸟兽及各式花叶纹样。汉代的画像砖中,更有射鸟斗虎样。唐宋花鸟求其工;元明清风格迥异,精彩纷呈。花鸟画,流淌出一串串感性的生命清音,传递出一种蓬勃的生命能量和精神。

艺术,是对自然的写照和生命的关照,将物与人融为一体,诞生出一个更久远存在的大生命。

七夕会 秋冬,是观赏芦花的好时节。嘉定南翔有一个留云湖公园,那里没有名树古木,也没有雅致的亭台楼阁,却在西北部湿地生长着千万枝令人瞩目的芦花,或成堆成簇相连,或大片大片延绵,构成了迷宫般的芦花世界,成为本市颇具特色的绿植景观,也是该公园引以为傲的特点。市民们近悦远来,踏着木质栈道蜿蜒曲折穿入芦花丛中,流连忘返。于是,以芦花作陪衬拍摄时尚生活照的有之,以芦花为主体创作摄影艺术作品也有之。

## 不要放弃表达

张彦英 这就是人与人最保险的交往方式?没有了真诚,没有了表达,就没有了交往的基础,所谓的交往建立在虚空之上。

如果你暂时丧失了表达欲,也许只是因为身边的人和物出现了问题,他们阻碍了你的表达。很喜欢一句话——看淡别人的反应可以让你自己更快乐。当一个人失去表达的欲望或者无处表达时,其实也是失去了激情,磨灭了自己。看淡别人的反应,取悦自己,才是更高级的成熟。

表达欲与所谓的低调、不张扬并不冲突。“人类失去联想,世界将会怎样?”如果改编一下这句

去榆林,住的酒店边上有片广场。天蒙蒙亮,广场上就生出动静,隔窗看,朦朦胧胧的有片彩绸。下楼近观,原来是帮人在跳伞舞。伞色多样,花花绿绿,地好看。伞面直径有八九十厘米,龙骨的外沿上又都拴了彩条,伞一晃,彩条就会上下翻飞。舞者多是老年人,跳伞舞是健身。

向南走,不长一段路上又看到许多舞伞的,便想真是一花一世界,这飘逸的伞花在陕北居然有这么大的气场。街上常见舞者们用的道具,多是扇子、纱巾、花枝和斗笠,用体积这么大的伞具作舞蹈辅助元素加持的,很少见到。那舞动的伞花,引逗我去观察它是怎样通过空间的轨迹变化,扩展舞者肢体的表现力,进而形成更好的视觉构图的。

道,我们都不能再躲在偷天换日的假象后,自以为是地把霹雳女王般的母亲当作永生的金钟罩。母亲到了生命的耗损时刻,需要修修补补了,即便再不甘心接受现实,现实也毫不留情地呼啸而至。

回了考虑后再议的信息后,我默默放下手机,手边赫塔·米勒的《呼吸秋千》正好摊开在这一页:“身体像建筑工地,在拆也在建,你每天看着自己与他人,却不曾注意,在你的身体里,有多少东西正在崩塌,又有多少在重建。”有多少脆弱等待着修补?最终,导师只能是你自己。

花鸟画的演变和发展,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甲骨文及玉石雕刻上就有了龙凤鸟蝉等。春秋战国时期,就出现了彩陶鱼虫鸟兽及各式花叶纹样。汉代的画像砖中,更有射鸟斗虎样。唐宋花鸟求其工;元明清风格迥异,精彩纷呈。花鸟画,流淌出一串串感性的生命清音,传递出一种蓬勃的生命能量和精神。

艺术,是对自然的写照和生命的关照,将物与人融为一体,诞生出一个更久远存在的大生命。

七夕会 秋冬,是观赏芦花的好时节。嘉定南翔有一个留云湖公园,那里没有名树古木,也没有雅致的亭台楼阁,却在西北部湿地生长着千万枝令人瞩目的芦花,或成堆成簇相连,或大片大片延绵,构成了迷宫般的芦花世界,成为本市颇具特色的绿植景观,也是该公园引以为傲的特点。市民们近悦远来,踏着木质栈道蜿蜒曲折穿入芦花丛中,流连忘返。于是,以芦花作陪衬拍摄时尚生活照的有之,以芦花为主体创作摄影艺术作品也有之。

稀缺的真实彻底消灭,把想法、状态彻底隐藏,难道这就是成熟?

这就是人与人最保险的交往方式?没有了真诚,没有了表达,就没有了交往的基础,所谓的交往建立在虚空之上。

如果你暂时丧失了表达欲,也许只是因为身边的人和物出现了问题,他们阻碍了你的表达。很喜欢一句话——看淡别人的反应可以让你自己更快乐。当一个人失去表达的欲望或者无处表达时,其实也是失去了激情,磨灭了自己。看淡别人的反应,取悦自己,才是更高级的成熟。

表达欲与所谓的低调、不张扬并不冲突。“人类失去联想,世界将会怎样?”如果改编一下这句

去榆林,住的酒店边上有片广场。天蒙蒙亮,广场上就生出动静,隔窗看,朦朦胧胧的有片彩绸。下楼近观,原来是帮人在跳伞舞。伞色多样,花花绿绿,地好看。伞面直径有八九十厘米,龙骨的外沿上又都拴了彩条,伞一晃,彩条就会上下翻飞。舞者多是老年人,跳伞舞是健身。

向南走,不长一段路上又看到许多舞伞的,便想真是一花一世界,这飘逸的伞花在陕北居然有这么大的气场。街上常见舞者们用的道具,多是扇子、纱巾、花枝和斗笠,用体积这么大的伞具作舞蹈辅助元素加持的,很少见到。那舞动的伞花,引逗我去观察它是怎样通过空间的轨迹变化,扩展舞者肢体的表现力,进而形成更好的视觉构图的。

光阴似白驹过隙,不知不觉间,我已走过大半生,经历了十几个元旦,但回想起来,排在我记忆最前面的却是1985年的元旦,因为它与著名语音学家毛世桢先生有关。

毛先生是我大一的现代汉语老师。从1984年9月至1985年元旦,他给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就四个月,不算长,但已给我们留下说话字正腔圆、学问功底扎实、唱歌堪比专业、对人温润如玉的印象。他当时已有36岁了,但看起来似乎只有25岁。元旦那天晚上,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大礼堂(即今思群堂)声情并茂地演唱帕瓦罗蒂的名曲《我的太阳》;同学猜他是为他刚出生的孩子唱的,因为前些天他在参加我们班的小晚会时,曾倾情演唱过“一个小生命快要降临了,是男还是女,有谁能猜到?神圣的爱,充满眼泪”(《当孩子诞生时》)。

毛老师是不是因为他的孩子而选了《我的太阳》不能确定,但那天晚上,我们却有幸听到了他的爱情故事。毛老师的妻子是西安人,两人曾是华东师大中文系78级的同学,常在一起学习而相知相恋。毕业时,他留校任教,对方被分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,两地相隔1500公里,当时的交通,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,再转车到咸阳,差不多要一天一夜。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结果出来之后,很多人劝他分手,他却只是笑笑,不仅没分手,还很快结了婚,而且每次提到妻子,他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我们当时听到这些都有点愣愣的。前些天听一个同学说,毛老师的父亲是上海极著名的、造诣深厚的医学专家,1937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,1939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耳鼻喉科

硕士学位。毛老师会用腹腔发声,是他父亲所教。我突然意识到,家风熏染,使他的心胸格局、思维方式跟当时的一些人不太一样。他一生温润如玉,他临终前表现出的洒脱、通透,恐怕都和家风有关吧。

1985年元旦至今,40余年过去了,毛老师有形的生命已经消失,但他的歌声依旧萦绕在我们的耳畔,他的爱情故事依旧让人感慨。作为老师他也熏染了我们,我从华东师大毕业做老师至今,每次学生双手把试卷交给我时,我都会像毛老师那样用温和的声音说:“谢谢!”

## 摄影

拍摄芦花,可有多多种表现形式。广角远摄能显示其层林尽染的壮观风貌;仰角而摄,避免杂乱之物,以天空为背景能体现其挺拔修长的美感;假若以深色林木作衬托,能突出其胶洁的主体;如果把近处住宅楼房摄入画面,则营造出亲近宜居之感;当选择特写刻画时,芦花的细节便得到生动的展现,妩媚而

富有艺术感;芦花的枝茎和花絮纤细,采用微距摄影常可获得抽象的画面。我在湿地漫步摄影,并选出满意的照片合成《芦花艳》专题一集,悠然自赏,自得其乐。

## 曲子·故事·熏染

朱明秋

有些接近古代的傩舞。那是酣畅淋漓的舞伞狂欢,释放出了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美。后才知道伞头秧歌是北方社火秧歌里的一种,除了陕北,在黄河流域的晋西也很流行。只是不解为何单选了粗大笨重的雨伞作舞具?还是一位陕北民间艺人告诉我:“一把伞能把命照看好,也能把心来安顿好。”于是茅塞顿开:一把伞上也是能有寄托的。

毛老师是不是因为他的孩子而选了《我的太阳》不能确定,但那天晚上,我们却有幸听到了他的爱情故事。毛老师的妻子是西安人,两人曾是华东师大中文系78级的同学,常在一起学习而相知相恋。毕业时,他留校任教,对方被分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,两地相隔1500公里,当时的交通,从上海坐火车到西安,再转车到咸阳,差不多要一天一夜。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结果出来之后,很多人劝他分手,他却只是笑笑,不仅没分手,还很快结了婚,而且每次提到妻子,他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我们当时听到这些都有点愣愣的。前些天听一个同学说,毛老师的父亲是上海极著名的、造诣深厚的医学专家,1937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,1939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耳鼻喉科

硕士学位。毛老师会用腹腔发声,是他父亲所教。我突然意识到,家风熏染,使他的心胸格局、思维方式跟当时的一些人不太一样。他一生温润如玉,他临终前表现出的洒脱、通透,恐怕都和家风有关吧。

1985年元旦至今,40余年过去了,毛老师有形的生命已经消失,但他的歌声依旧萦绕在我们的耳畔,他的爱情故事依旧让人感慨。作为老师他也熏染了我们,我从华东师大毕业做老师至今,每次学生双手把试卷交给我时,我都会像毛老师那样用温和的声音说:“谢谢!”